

毛共今後外交的動向

葉伯棠

壹 前言

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毛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照例發表「新年獻詞」。這篇文章從毛共的習慣而言不是屬於應景的文章，就其性質而論，是「檢討過去，策勵將來」，指出毛共今後應遵循的路線方針。因此值得我的注意。該文最後部分提出毛共今後對外政策方針，本文針對此一問題加以分析。由於字數不多，便於瞭解起見，茲摘錄全文如下：

「過去的一年，毛××的革命外交路線取得了新的成就。我國人民同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的團結進一步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日益發展，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更加擴大。當前，天下大亂的國際形勢繼續朝着有利於各國人民的方向發展。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歷史潮流奔騰向前。第三世界國家已經成為反對兩霸的革命鬥爭的主力軍。兩超級大國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世界更加動盪不安。我們要認真學習毛××關於國際問題的科學分析，加強對國際形勢的研究，特別是對蘇美兩霸的相互爭奪和當前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研究。要繼續執行毛××的革命外交路線，為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和人類的進步事業，作出應有的貢獻①。」

右述內容除了不必要的廢話以外，主要的分為三點，即：一、執行「革命外交」路線；二、運用第三世界國家作為反對美、蘇兩國的「主力軍」；三、加強研究今後的國際形勢。至於實際的外交政策如何，本文從下列數點分別研討。

貳 毛共「革命外交」路線的演變

毛共今後外交的動向

九大時林彪在政治報告中，提出「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倒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這條路線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二年毛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一九六三年「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以及八屆十二中全會的路線。毛共提出革命外交是基於對世界的看法。依據林彪在九大政治報告時的看法，當代世界具有四大矛盾，這些矛盾是：

一、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矛盾；
二、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
三、帝國主義國家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

四、社會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②。

上述四種矛盾如以地域區分：

第一種矛盾是指第三世界同美、蘇兩國的矛盾。

第二種矛盾是指西歐和東歐各國內部的矛盾。

第三種矛盾是指美、蘇之間的矛盾，美國與西歐各國的矛盾。

第四種矛盾是指東歐各國與美、蘇之間的矛盾。

就整個世界觀點而論，這四大矛盾，美、蘇與世界各國的矛盾佔了三個，即美、蘇兩國與第三世界、西歐、東歐各國的矛盾。這個理論的本質是以第二中間地帶理論為基礎，針對一九六八年捷克事件和布里茲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指出蘇聯與東歐各國的矛盾，把蘇聯與美國的矛盾提高到同一等級，即從矛盾論的觀點，把美、蘇兩國孤立於第一中間地帶和第二中間地帶以外，這種政策即是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外政策的延續。這種政策主要的目標，破壞美、蘇兩國控制世界。因此，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指出：「美帝國主義對越南進行的侵略戰爭，得到了蘇修的默契和支持，而蘇修叛徒集團公開出兵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也得到了美國的默契和支持③。」基於

這種看法，毛共號召「應當結成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故所謂革命外交就是運用國際統一戰線，爭取西歐、東歐、日本、大洋洲以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共同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強國。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來與英國馬克思威爾(Neville Graham Maxwell)談話時表示，蘇聯已經成爲超級強國，這句話的含義，蘇聯與東歐國家和第三世界形成矛盾。美國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宣佈「新經濟政策」，促成美國與西歐共同市場和日本的矛盾。針對這種矛盾，加速美、蘇兩國與世界其他國家關係惡化，達到孤立美、蘇兩國，實爲毛共當時主要的外交政策。

毛共的「革命外交」主要的目的既然是破壞美、蘇控制的世界，所以周恩來在十大政治報告時說「天下大亂是好事，它亂了敵人，分化了敵人……而不利于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方向發展④。」今年四月九日，鄧小平在聯合國特別會議上發言的內容，也是循着這條路線發展。鄧小平說：

「當前國際形勢對發展中國家和世界各國人民非常有利。建立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基礎上的舊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壞和衝擊。」

「在『天下大亂』的形勢下，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經過長期的較量和鬥爭，發生了急劇的分化和改組。一系列亞非拉國家紛紛取得獨立，在國際事務中起着愈來愈大的作用。在戰後一個時期內曾經存在的社會主義陣營，因爲出現了社會帝國主義，現已不復存在。由於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規律，西方帝國主義集團，也已四分五裂。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着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着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⑤。」

從上述的路線可以明顯地看出，毛共所謂「革命外交」，就是推翻美、蘇兩國控制的世界，以數量改變質量，組成一個以第三世界爲主導的世界。換言之，這個世界經過毛共又聯合又鬥爭的國際統一戰線過程，由毛共來領導的世界。這是毛共的陰謀所在，也是毛共外交政策最終的目標。相信今年毛共仍然遵循這個政策路線。故人民日報說：「世界上各種政治力量經過長期激烈的較量和鬥爭，急劇分化、改組，出現了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着的三個世

界。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統治的舊秩序正在土崩瓦解。第三世界加強團結，爭取第二世界，向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發動全面的猛烈的衝擊⑥。」

叁 運用第三世界作為反對兩霸的主力

毛共要想製造天下大亂，祇有製造第三世界各地區的矛盾。周恩來在十大政治報告時指出：越南、寮國和高棉「抗美救國戰爭」問題，韓國的統一問題，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戰爭問題，非洲的種族歧視戰爭問題，拉丁美洲國家的領海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毛共製造動亂的因素，打擊美國勢力並引起美、蘇之間爲爭奪影響力而相互競爭，所以鄧小平曾說：「這個『亂』是當代世界各種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現⑦。」

毛共要想打擊超級強國，祇有利用第三世界與超級強國的矛盾，作爲打擊超級強國的工具。於是大事標榜第三世界在當代世界舞台的重要性。故毛共說：「第三世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要力量，是推進世界歷史前進的革命動力。」「今天的世界，既不是美、蘇兩霸主宰一切，也不是什麼『多極世界』，而是第三世界這支朝氣蓬勃的新生力量，登上國際舞台，在國際事務中起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⑧。」這個作用就是要使第三世界成爲反對超級大國的主要力量。於是毛共就極盡挑撥之能事，鼓動第三世界「窮則思變」，「要翻身、要革命」。呼籲「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只要加強團結，聯合世界上一切受到超級大國欺負的國家……：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長期不懈地堅持鬥爭，就一定能够徹底埋葬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徹底埋葬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迎來一個嶄新的世界⑨。」

就第三世界目前鬥爭的形勢而論，毛共對美國的攻擊遠勝於對蘇聯的攻擊。毛共對蘇聯的攻擊除利用民族主義製造東歐國家與蘇聯矛盾外，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華社記者發表「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更大暴露的一年」一文中，列舉八點攻擊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走上「老擴張主義」的道路。其內容舊調重彈，表現其一貫謾罵拙劣手段外，實毫無任何新穎之處。但對美國則完全循着十全大會路線進行。即繼續支持中南半島各地共黨，採取武裝鬥爭的手段，迫使美軍退出中南半島。今天高棉和越南烽火遍地完全是毛共

在後面一手支持的。這些地區的戰爭與其說是越共與越南政府和高共與高棉政府的戰爭，不如說毛共與美國的戰爭更名符其實。同時毛共企圖在聯合國排除高棉政府的代表權。甚至於還幻想利用高棉代表權問題製造美國與第三世界的矛盾。故毛共還無中生有地說：「柬埔寨問題的實質，是一個超級大國對一個奉行不結盟政策的第三世界主權國家肆意進行顛覆和侵略，且非法剝奪這個遭受侵略的國家合法政府在聯合國的權利^⑩。」同時北越共黨也正在叫囂美軍正利用泰國基地要求美軍退出泰國。從毛共在中南半島的行動證明，他是執行既定的計劃，迫使美國勢力退出亞洲。故今天的越南，誠如前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指陳，「是考驗民族解放的場所^⑪，」也是美國與共產集團全球鬥爭的表現之一。

肆 爭取第二世界作為今後外交的重點

毛共的統戰策略基本方針，「革命的主要打擊方向應該放在最主要的敵人身上，使它孤立，而對於中間勢力，則應採取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至少使它中立，並且應該力求在可能的條件，爭取從中立的地位轉變過來，使它和我們成立聯盟，以便有利於革命的發展^⑫。」一九六四年二月，毛共提出第二中間地帶的理論，就是結合第一中間地帶（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和第三中間地帶（加拿大、西歐、大洋洲）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共同起來擊敗美國。儘管尼克森訪問大陸，毛共在「上海公報」中主張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雙方關係的基礎。但是周恩來仍然主張第三世界同歐洲、北美、大洋洲各國聯合，共同起來反對兩個超級強國。由此證明，周恩來所主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關係正常化，完全是麻醉敵人的一種策略。難怪周恩來特別解釋，與美國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的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⑬。」而這種妥協祇不過是消滅敵人的一種手段。

鄧小平在聯合國演說時，也提出「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也激起了第二世界發達國家的強烈不滿^⑭。」既然美、蘇與第二世界有矛盾存在，就應利用這種矛盾。而毛共曾經說過，「利用各資本家集團之間和各國各資本主義政府之間的一切矛盾和糾紛來瓦解帝國主義^⑮。」基於這種政策

，毛共為了破壞美、蘇維持世界現況，就必須爭取第二中間地帶，作為國際統一戰線暫時的盟友。尤其是一九七三年十月第四次中東戰爭以後，中東國家以石油禁運作武器，迫使西方國家放棄對以色列的支持，引起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間的矛盾和糾紛。毛共就緊緊地抓住這個機會，從目前的趨勢來看，毛共今年似乎正在加強對第二中間地帶的活動。在東方，毛共積極與日本簽訂「友好和平條約」，根本上破壞一九六九年尼克森與佐藤共同發表「關島宣言」對日本所負的責任，也影響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對日本的期望，這是毛共加速「分化和改組」戰後兩極世界（bipolar world）的一個重要步驟。在西方，毛共的箭頭指向北大西洋公約國家，製造北約組織與美國的磨擦和衝突。故喬冠華在歡迎荷蘭外相史德爾（Max Van der Stoep）時表示：「現在荷蘭人民又同歐洲其他各國人民一道，為反霸權主義的擴張野心而共同努力。」我們很高興地看到，西歐各國人民日益覺醒，正在努力加強西歐各國的在獨立和主權基礎上的團結，加強同世界其他地區人民，特別是同第三世界人民的團結，堅決反對超級大國的控制、干涉和威脅^⑯。」

毛共製造西歐與美、蘇兩國的衝突和矛盾，以對西德的活動最為明顯。莫斯科對歐洲的基本政策，就是維持一個分裂的歐洲，祇有一個分裂的歐洲才承認東歐是蘇聯的勢力範圍，才能維護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果」。但是要想維持一個分裂的歐洲必須先要有一個分裂的德國，分裂的德國可以說是分裂的歐洲先決條件。如何防止德國統一，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基石。史達林的政策是如此，黑魯曉夫的政策也是如此，布里茲涅夫的政策更是如此。蘇聯願意與德國和解（*detente*），就是因為美國默認東歐是蘇聯的勢力範圍，同意德國維持現狀。去年九月六日，美國與東德建交即是兩個德國的具體表示。美、蘇這種政策西德人民是堅決反對。遠在一九六三年一月，西德與法國簽訂友好條約，反映西德對美國的不滿^⑰。至布蘭德總理（Chancellor Willy Brandt）雖然以東進政策（*Ostpolitik*）作為今後西德對東歐的基本政策，以期採取經濟手段達成統一德國的意願。毛共深知德國人民不滿一個分裂的德國，更不滿德國的領土被蘇聯所侵佔，於是設法製造這種矛盾。去年十月，毛共對正在訪問大陸的西德國會議員表示，堅決反對一個永久分裂的德國，這些話顯然挑撥西德與美、蘇兩國的關係。目前毛共又邀請西德社會主義基督教同盟黨（*Socialist Christian Union Party*）主席史特勞斯

(Franz-Josef Strauss) 訪問北平，毛共「副總參謀長」李達與他談話時表示，蘇聯四分之三裝甲部隊和攻擊性武器都駐紮在西方，祇有四分之一武力駐防在中蘇邊區，顯然蘇聯對於西歐的野心更甚於東方。因此，西歐需要美國的支持^①。對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基於條約的義務，美國支持西德成爲抵抗蘇聯西侵的主力，這是美國對西歐的一貫政策，亦爲美、蘇和西德共知的事實，用不着李達再來多嘴，但是從他談話的動機判斷，他並非有愛於西德或提醒西德人民先作防範，而是希望藉此製造彼此之間的矛盾。

據報導今年四月鄧小平應法國總統之邀將有西歐之行。再證實毛共對於日本、荷蘭和西德的外交活動，顯然證明毛共正加強「第二世界」的外交活動。尤其是毛共鼓動第三世界對美、蘇兩國展開經濟領域的鬥爭，就是運用第三世界控制工業原料，來轉移西歐資本主義與美國的關係，達到孤立美國的目的。故人民日報指出：

「（第三世界在經濟領域的鬥爭），使第二世界的許多發達工業國家不能不逐漸重視第三世界國家並改善同他們的關係。」

「歐洲是現代工業和金融貿易集中的地區，具有重要戰略地位，它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都是資本主義世界極其重要的地方。蘇美兩霸，誰要稱霸世界，誰就必須控制歐洲。因此，歐洲就成了美、蘇爭奪的重點^②。」

歐洲既然是逐鹿霸權的場所，反之，如果要反對美、蘇兩國的霸權，亦必須從歐洲着手。依此而論，歐洲將成爲今後外交的重心。

伍 製造美、蘇兩國的對立

列寧曾經說過：「應該利用兩個帝國主義之間，兩個資本主義集團國家之間的對立和矛盾，使它們互相敵視^③。」史達林在世時一直遵循列寧的路線，製造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所謂「坐在高山上看老虎鬥」，然後樂見兩敗俱傷，再見機行事，從中取利達到擴展蘇聯的勢力的野心。毛匪澤東一向師承史達林的策略，採取拉一打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東西雙方不僅在軍事方面的競賽和鬥爭，同時也在經濟方面的競爭^④。蘇聯在西歐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引起經濟的矛盾，企圖破壞北約組織，在第三世界又

提出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口號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反之，美國在東歐利用民族主義和經濟力量來破壞蘇聯在東歐的影響力，在第三世界又以民族主義的口號阻止蘇聯勢力的滲透。因此，雙方從事世界性的鬥爭可謂無日無之。美國甚至幻想利用蘇聯與毛共的衝突防止莫斯科與北平的再度修好。

毛共也明瞭這些背景，就設法趁機利用，進行又聯合又鬥爭的陰謀，製造美、蘇之間的衝突，使兩個超級大國的力量互相抵消，以免聯合起來共同對付毛共。基於這種策略，毛共對外宣傳上大事宣揚美、蘇之間爭霸導致戰爭的危險。把美、蘇描述成爲破壞世界和平的元兇。毛共攻擊美、蘇兩國製造世界緊張形勢爭奪霸權，包括下列幾個範圍。在戰略核子武器談判問題上，雙方不但未曾限制對方而且加速核子武器的競賽。蘇聯不以戰略核子武器數量領先爲滿，並希望質量上趕上美國。美國不斷改進各種武器的發射技術，同時在數量也漸漸增加。其結果「名爲『限制』，實則『擴充』；越限制，數量越多，質量越高^⑤。」形成你追我趕軍備互相競賽的局面^⑥。在歐洲方面，爲了麻痺西方、分化西方，離間西歐國家與美國的關係，挑撥和破壞共同市場的團結，蘇聯利用市場、原料作爲誘餌，提出發展「雙邊關係和「全歐合作」的口號，作爲對西歐的政治滲透。美國爲了加強自己在歐洲同蘇聯競爭的地位，也加強同西歐國家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合作。同時，美國也利用蘇聯與東歐國家日深的裂痕，提出通過發展雙邊「經濟技術合作」，破壞蘇聯與東歐國家的關係。這種情勢的發展，正「反映了雙方在這一地區勾心鬥角、互相滲透、互相排擠的形勢^⑦。」

在印度洋，毛共指責美、蘇兩國在印度洋地區爭奪基地，擴展軍力和爭奪優勢的鬥爭，正日益加劇。在目前，印度洋已經成爲美、蘇兩國全球性的爭奪霸權的一種表現，也是爭奪霸權的一個重要地區。如果美國控制印度洋，就會切斷「蘇聯從黑海經地中海、紅海、印度洋和太平洋直到日本海的弧形航線^⑧。」反之，如果蘇聯控制印度洋，將會破壞美、蘇兩洋的戰略。在中東和地中海地區，毛共指責美、蘇兩國在這些地區，藉口各種名義干涉中東國家事務，擴展自己的影響力。它攻擊蘇聯「利用猶太人移民問題謀取私利，破壞阿拉伯人民的鬥爭」，「在塞浦路斯事件中煽風點火」，「企圖挑撥離間……完全是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利益，是想增強它在地中海同美帝爭霸的地位^⑨。」

總之，從目前毛共以新華社記者或人民日報評論員名義評論美、蘇的文章中可以獲悉，毛共現在正設法製造美、蘇兩國更進一步的衝突，不論毛共有無力量達到既定的目的，但毛共却按照預定的計劃進行，以求惡化美、蘇之間雙方的關係。

陸 對超級強國展開經濟領域的鬥爭

毛共運用第三世界孤立美、蘇兩國並影響西歐各國與美、蘇兩國的關係，最狠毒的策略莫如激發第三世界對高度開發國家的經濟鬥爭。遠在一九一八年，史達林就曾呼籲用革命的解放精神，喚起東方國家反對帝國主義，「使世界帝國主義失去了它的最可靠的後方，失去了它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②。一九二一年，他再度表示：「如果歐洲和美洲可以叫做社會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進行主要戰鬥的前線和舞台，那末具有原料、燃料、糧食和大批人力……民族和殖民地就應當算做帝國主義的後方和後備軍。為了贏得戰爭的勝利，不僅在前線打勝仗，而且要使敵人的後方、敵人的後備軍革命化，……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才能認為有保證」③。「可見共產黨人要實行世界革命，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

唯毛共重視經濟領域的鬥爭，作為孤立美、蘇兩國，分化和改組當代國際均勢，完全受了第四次以阿戰爭的影響。中東國家以石油禁運作武器，引起世界經濟膨脹和停滯的混亂局面，正符合毛共當前策略的需要，於是毛共就大力提倡，並把鼓動的口號轉變成為行動的口號。故毛共認為：「石油鬥爭促進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各種矛盾大大惡化」④。並且進一步利用石油成為對超級強國的武器。

石油作為武器，提高石油價格使工業生產成本提高，影響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同時對於軍事也有重大的影響。史達林早就說過：「因為沒有石油就不能作戰，誰在石油方面佔優勢，誰才有可能在未來的戰爭中獲得勝利」⑤。今天美、蘇兩國分別支持以色列和埃及與敘利亞，其目的是使中東地區維持均勢，以防止中東石油完全被任何一個超級大國所控制，以便在未來戰爭中穩操勝算。石油的禁運同樣地影響美國對中南海島軍事的支援，益使共黨勢力更加猖獗。

毛共今後外交的動向

由中東石油作武器，也引起其他國家掌握本國的資源和原料，結果引起資源外交問題，掌握資源國家利用本身的資源條件作武器，確是加速當代世界的急速的分化和改組。因此毛共又大力呼籲，根據阿拉伯國家使用石油武器的經驗，「第三世界各種原料和初產品出口國紛紛組織起來，同超級大國壓低原料價格，轉嫁經濟危機作鬥爭」⑥。「於是毛共攻擊美、蘇兩國與第三世界「經濟合作」是發展殖民經濟政策的手段，利用第三世界的原料製成品，以高價的成品換取低價的原料，如此循環相繼，使富國愈富，窮國愈窮，形成「剝削被剝削的關係」。針對這種情勢，毛共以挑撥的語氣大聲疾呼：「美、蘇兩霸是當代最大的國際剝削者，在經濟領域內必須進行反帝反殖民反霸的鬥爭」⑦。」

根據石油禁運的經驗，毛共就進一步主張從農業和工業方面的自力更生，從根本上改變舊的經濟結構，打破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建立新的國際關係。基於此，在農業方面，毛共主張「各國對殖民統治造成的單一經濟的畸形狀况」⑧，在工業方面，毛共強調「發展中國家重視發展民族工業，以減少和逐步擺脫對外工業品的依賴」⑨。「破壞美國與第三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合作，同時也挑撥蘇聯同東歐國家的「國際分工」。為了徹底改組世界經濟組織，毛共更提出排除美、蘇兩國於世界經濟體系之外，排斥第三世界對資本主義的依賴，主張第三世界各國經濟合作，以取代從前世界各國的經濟關係，呼籲第三世界各國根據自己的特殊環境，沿着獨立自立、自力更生的道路發展，與資本主義國家脫離經濟關係。」

柒 結論

綜述毛共兩報一刊元旦「新年獻詞」去看，它是繼承毛共九大和十大的外交路線，爭取第二世界、激勵第三世界組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是孤立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達到分化並改組這個世界為目的。今後毛共的外交政策，除繼續爭取第三世界國家友好外，從目前的發展趨勢而論，一方面漸漸加強與第二世界各國的活動，企圖轉移第二世界各國與美蘇兩國的關係，一方面又逐步鼓吹對超級大國在經濟領域的鬥爭。這種外交政策最後必然的結果，正符合毛澤東的期待，即「天下大亂」。

註①「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

②林彪在九大的政治報告：「紅旗雜誌」一九六九年期五，頁二十八。

③同上，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

④同上，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

⑤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

⑥任谷平：「動亂的一年、勝利的一年」，「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

⑦全上註⑤。

⑧新華社記者述評：「第三世界的興起與霸權主義的衰落」，「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⑨任谷平：「第三世界是推動世界歷史前進的偉大動力」，「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

⑩「人民日報」評論員「柬埔寨人民的合法權利必須恢復」，「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一日。

⑪Gabriel Kolko, *The Roo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 Analysis of Power and Purpos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p. 131.

⑫「人民日報」編輯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⑬周恩來：「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人民日報」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

⑭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

⑮毛共中央：「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政策」，「人民日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⑯「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

⑰Joseph C. Harsch, "Peking and One German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24, 1974.

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15, 1975.

⑲任谷平：「動亂的一年、勝利的一年」，「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

⑳列寧全集卷三十一，頁二九九。

㉑參閱 John G. Stoessinger, *The Might of Nations: World Politics in Our Tim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pp. 39-60, 188-207.

㉒新華社記者述評：「蘇美爭霸、越演越烈」，「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㉓參閱：全上。梅鵬：「無可奈何花落去」，「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任谷平：「限制核武器，還是爭奪核優勢」，「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㉔同註⑳。

㉕新華社記者述評：「蘇美兩霸加緊爭奪印度洋越來越不平靜」，「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㉖新華社記者述評：「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更大暴露的一年」，「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㉗史達林：「不要忘記東」，「史達林全集」，卷四，頁一五三。

㉘史達林：「論民族問題的提法」，「史達林全集」，卷五，頁四五一—四六。

㉙新華社記者述評：「石油武器：反帝反霸鬥爭的歷史創舉」，「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㉚史達林：「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中央政治委員會報告」，「史達林全集」，卷十，頁二三六。

㉛同註⑲。

㉜新華社記者述評：「第三世界在經濟領域中反殖反霸鬥爭的新發展」，「人民日報」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㉝同上。

㉞同上。